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

## 故都的秋 郁达夫



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到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

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最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闸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

## 顾彬: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顾彬 德国汉学家

一笔小钱买下的奥地利诗人诗集,至今还保留着它?您是不是特别念旧?

顾彬:这是 Georg Trakl(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1968年在维也纳歌剧院附近的书店买的。这本书我还有!大概2013年我跟王家新在 Salzburg 参观了他的故居。我当然怀旧,所有的美在过去。特别是原来的足球比赛。别忘了我还喜欢踢足球。

记者:您大学主修神学与哲学,却在阅读庞德翻译的李白诗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转向汉学研究。对您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李白吧?

顾彬:还有苏东坡、曹植、杜牧。我早年写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1976年)分析杜牧的抒情诗风格。

我原来学基督教神学,毕业后前途很好,可以做牧师。但因为偶然读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对“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两句诗一见倾心,从此把一生的爱献给了中国文学。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从一开始读到现在,对他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变化?

顾彬:从1974年来北京我就读鲁迅,看他的作品至少50年了。我翻译了六卷本《鲁迅选集》,还有一本书信!还有一本 introduction,还有一本 interpretation,还有好多文章!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指鲁迅)匹敌。我特别喜欢他的散文、杂文。我喜欢鲁迅的语言,我喜欢他的思想。他的文章很敢说真话。鲁迅属于世界,对我来说鲁迅首先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他是偶然在中国出生的。

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我曾经在译后记中写: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事实上使鲁迅不仅成了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特性的影响直到语言运用的层面之上都能看得到……但有的时候他有一点儿过分,比如他对梅兰芳的评价。

鲁迅的作品无论是哪一部或哪一篇都非常深刻,但是很少有学者真正能够发现这些作品的深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日本,或是在欧洲。

当然,每个人都要犯错误的,对于他们这样的伟人,我们也应当宽容一些。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提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全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对黑格尔的看法是,他怎么看中国其实无所谓,关键是他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鲁迅也是这样,他有时非常极端,但他提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深刻。这是其一。其二,对我来说鲁迅绝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且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记者:您做出这样的判断,我想必然因为您也懂梅兰芳、也喜欢京剧?

顾彬:我很早就知道梅兰芳。他很了不起。

记者:您一开始就学中国古典文学,接触文言文,接触古典的诗歌,有难度吗?怎么样啃下来的?

顾彬:当然有难度了。

我喜欢外语,除了拉丁文,我们要学 Hebrew(希伯来语)、英文、法语。当我开始学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时,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早年无法来中国,我就去日本京都,想要“找回唐朝”。回德国后,别人说我,“你研究中国文学,一辈子赚不了什么钱,你会饿死”,但我认为,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真正有意思的事。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诗,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诗?

顾彬:《房间里的男人》《车票》我都很喜欢,在中国非常成功,已经过了60年了,也翻译得不错。

记者:您的阅读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阅读习惯?

顾彬:从晚上看到早上。废寝忘食。我喜欢背下来。一般来说,我喜欢背诵诗歌。

据《中华读书报》

记者:您的阅读是什么情况?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

顾彬:我每天都看书,什么类型的都有。看得最多的是哲学。

记者:您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翻译了顾城、北岛、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一般来说是中国诗人介绍。比方说顾城的诗歌。他的诗歌深刻,而且美。

记者:和诗歌的亲近是在少年时代?您用亲友给的